

INSIDE CANAAN

走进迦南地

· 彭龄 章谊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走
进

INSIDE CANAAN

迦南地

彭龄 章谊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殷 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迦南地 / 彭龄，章谊著。—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032-2055-4

I. 走… II. ①彭… ②章 III. ①游记—以色列 ②游记—巴勒斯坦 IV. K937.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333 号

书 名：走进迦南地

作 者：彭 龄 章 谊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九号 邮编：100005)

印 刷：河北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11.125

印 数：1—5000 册

字 数：270 千字

定 价：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因为都是从事中东方向的工作，我和彭龄、章谊相识、交往已久。1994年，我出任我国驻埃及大使时，更有缘与他们夫妇同馆共事三年多，彭龄时任少将衔武官，章谊也在使馆武官处工作。他们文学功底厚实，常在工作之余，将他们在国外的见闻写成文章。彭龄还有时画素描、写对联，一派儒将风度。在开罗的那段时间里，就常常在《大公报》、《世界博览》等报刊上，看到他们写的有关埃及、罗马、莫斯科和以色列的文章。回国之后，收到他们夫妇签赠的散文集《埃及漫步》，浏览之余，常使我回忆起在埃及的那段紧张、忙碌，又十分有意义的时光。

中东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既有古老的尼罗河流域及两河流域的文明，又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大约一年前，我曾在一本刊物上看过他们写的有关吾珥的文章。读过《圣经·创世记》的人都知道，吾珥是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的故乡，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伊拉克境内，距科威特不算太远。1984年，我出任驻科威特大使时，伊、科尚未交恶，去吾珥十分便利，可惜一直未能抽出时间。他们在文章里对吾珥和亚伯拉罕的描述弥补了我的一些遗憾。

近来，他们将这几年访问以色列及西岸、加沙与戈兰高地后写的见闻、游记，以及类似吾珥那样的与《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物相关地点的见闻与传说，编纂成散文集《走进迦南地》，出版之前，希望我写几句话。1991年底，马德里中东和会后，我曾率团访问过以

色列，为两国正式建交进行准备。这本散文集中提到过的不少地方我也曾经去过，但没有他们观察之细腻，更没有他们的勤奋将其记述成文。他们的这本散文集，虽说不是学术性的理论文章，但可读性很强，首先，因为文章涉及的地方毕竟是犹太人建立了两个圣殿、耶稣诞生和遇难以及穆罕默德登霄的所在，是如此地吸引人；其次，他们文章的记述均为他们所亲历，内容翔实自不待言；第三，他们在文章中旁征博引，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材料，文笔流畅。所以我认为这本散文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读者进一步了解古迦南地——巴勒斯坦的历史与现实、了解以色列以及犹太民族与文化都将有所裨益。

是为序。

楊福昌

2002.7

序　　二

在伊扎克·拉宾遇刺之后的1996年夏天，我从以色列政府的部长职位上和议会辞了职。在这两个机构里从政30年后我感到疲惫不堪。

然而我感到我确实希望在退休之前再为政府部门贡献4年。我选择了在最具魅力和最独特的国度即中国为祖国服务。

我曾经在其中工作的内阁任命我为以色列驻中国大使。我此前从未当过外交官，尤其是在性格和工作作风上都不是外交官式的。

我在中国度过的4年成为我整个人生中最令人激动和最有意思的经历。它的文化、景色、风貌、领导人和绝大部分人民完全吸引了我。

宏大的中华民族和微小的犹太民族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两个民族都经历过战争、征服、恐怖和对它们的价值与独特性的蔑视——但它们都生存下来了。

在中国人民和领导人当中我发觉到对犹太人的热爱与对他们的遗产和对人类的贡献以及对以色列迄今同对他们生存权的抵制所作斗争的钦佩。

我访问过中国全部31个省份，有些是以我的官方身份，而另外一些则是以一个渴望更多地了解这块神奇土地的旅游者的身份进行的。我到过农家，最偏远地区的学校，大学，博物馆，音乐厅和剧场。我喜欢这一切。我可以感觉到中国的特别是其人民与儿童

的力量与活力。

与中国的友谊对以色列至关重要。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它的力量,还因为中国的特征是对朋友的真情实意。

以色列应重点继续增进与中国的联系,并与中国分享它在农业与高技术上的成就。

毫无疑问,这本书将对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做出巨大的贡献。

谨向本书作者曹彭龄及其夫人章谊,向中国人民,中国的儿童和领导人致以我最热烈和最诚挚的问候。

我对中国的热爱将伴随我终生。

奥拉·纳米尔

2002年5月1日

特拉维夫



Tel – Aviv

May 1st, 2002

李連華
南地

In the summer of 1996, following the assassination of prime – Minister

Yitzhak Rabin, I resigned from both my ministerial post 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and the Knesset. For me it was a total break after thirty years of political work in both institutions.

I did feel, however, that I do wish to contribute four more years to public service before retirement.

I chose to serve my country in the most fascinating and unique land in the world – namely, China.

The cabinet in which I had served appointed me as the Israeli ambassador to China. I had never been a diplomat before not least in my make – up or in my style of work.

The four years I have spent in China were to become the most thrilling and interesting experience of my entire life . The culture, the views, the landscape, the leadership, and most of all the people have totally captivated me.

Both the hug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very small Jewish one are among the most ancient in the world. The two experienced wars, conquests, terror, contempt of their values, and uniqueness – but they survived.

Among the citizens and leaders of China I discovered love towards the Jews and appreciation of their legacy and contribution to humanity as well as to Israel which struggles to this very day against resistance to its very right to exist.



I visited all of China's 31 provinces, some in my official capacity, and others as a tourist, who hungers to learn more and more about this land of wonders. I had been in the homes of peasants, in schools in the remotest areas , in universities, in museums, in concerts, and in theaters. I loved them all, I could sense the strength and viability of China especially of its citizens and children.

Friendship with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to Israel. It is so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strength, but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is a Chinese trait to own truefriendship to those who manifest the same.

Israel should focus o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its ties with China, and share it achievements in agriculture and Hi - Tech.

I have no doubt that this book will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My warmest and most sincere wishes to the author Cao Pengling, and his wife Zhang yi as to the Chinese people, its children and leaders.

My love of China will never leave me!

Ora Namir

Tel-Aziv
6.5.07

目 录

序一	杨福昌	1
序二	奥拉·纳米尔	3
特拉维夫印象		1
登圣殿山		5
圣墓教堂		9
记伯利恒		14
参观哭墙		20
有关基布兹的思考		25
游鸽子洞		29
基内雷特湖		33
夜游雅法		38
受命打通“地狱之门”的人		43
巴哈伊花园		49
芳香之地——杰里科		54
梦想在这里变为现实		59
让太阳升起		66
能带给你“奶与蜜”的人		72
我们真是一个民族吗?		79
食在以色列		87

斯科普斯山	94
黑瞳仁炸弹	101
“受难之路”	108
拉结的故事	116
路过伯利恒郊外的麦田	124
死海忧患录	130
梦中的隐吉狄	136
永不再陷落的马撒达	141
埃拉特——最具青春活力的城市	150
阿拉瓦谷地的纪念	156
盟誓井——比尔谢巴	161
安息日	168
感受加沙	174
想起了参孙	180
再访海法	185
美吉多——所罗门的战车城	191
做客基布兹	197
巴尼阿斯纵览	205
友好篱笆——迈图拉	211
路过“呼喚谷”	217
宾塔尔山	225
老海关	232
在以色列看城雕艺术	239
走近南月明	248
来自死海的芳香	257
祝愿逝者永恒	263

揭开吾珥的面纱	270
伊甸园在哪里?	277
大洪水的传说	287
巴比伦与巴别塔	296
亚伯洞	305
“玛纳”、柽柳与“雷果”	312
登摩西山	320
所多玛与蛾摩拉	326
摩西泉	331
登尼波山	336
跋	343

特拉维夫印象

夜晚那满天的星辰，用闪烁
的光芒

召唤我们去那里。

——哈·比亚利克
《黄昏时分》



来特拉维夫之前，总以为这里比肩而立的，尽是摩天大楼，很像纽约的曼哈顿。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或许是由于道听途说，讲以色列的钻石大楼如何豪华，一粒名贵的钻石如何价值连城……或许由于以色列同美国的关系特殊，就像是美国在海外的一个州……及至到了这里，才发现实际与想像相去甚远。

特拉维夫，像这个地区其他海滨城市一样，傍海而建，是一个狭长的城市。除了滨海大道上有一系列的洲际饭店、宾馆等高楼大

厦外，基本上算是“矮子城”——楼不高，街不宽，商店橱窗也未见得多么吸引人，全然不是想像中的气派与豪华。

特拉维夫面积很小，不足 40 平方公里，同 250 平方公里的开罗相比，自然要小得多。特拉维夫市的全称，应当是特拉维夫—雅法。这两座城市相互关系的演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世界上怕是少有的。雅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人类的祖先诺亚。公元前 1468 年，古埃及人就曾到过那里。而从雅法出土的文物证实，早在公元前 1800 年前，它已经是巴勒斯坦著名的港口。而特拉维夫少说也要比它年轻 3000 多岁，是本地区最年轻的城市之一。

据说在 1908 年，66 户居住在雅法的犹太人，离开雅法北行，在一处有白沙滩的名叫“艾比卜”的丘陵地落脚，修建定居点，并以“艾比卜丘陵”——台勒艾比布作为他们村子的名称，即现在通译的特拉维夫。

至 1920 年，特拉维夫的人口仅仅 1900 人，在行政上算是雅法市的一个郊区。它和古老的雅法在一起，就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牵着个顽皮的小孙子，在观看地中海的潮汐。后来，德国的犹太人为逃避纳粹的迫害，纷纷迁入，使那里的人口激增至 7 万。许多移民村连接成片，至 1934 年获准成为独立的市。

1936 年，雅法的巴勒斯坦居民举行了要求废除英国委任统治和停止筹划建立犹太国家的起义。这次起义，不仅迫使雅法市的犹太居民弃家逃亡，而且，在巴勒斯坦和犹太居民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以致在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当犹太人进攻雅法时，雅法的巴勒斯坦居民，担心遭到犹太人报复性的仇杀，也几乎倾城而逃，流落为难民，将一座古老、破败的空城丢给了犹太人。

1950 年，以色列政府宣布将雅法与特拉维夫市合并。从那时起，这座古老的旧城便成为以色列新兴城市特拉维夫的一个区。

此时再看这两座城市，当年的小孙孙，已经长成高高大大的男子汉。而那白发垂肩的老爷爷，却腰弯背驼更为衰老了……

特拉维夫虽是以色列政治、经济、贸易乃至文化娱乐的中心，却并不像纽约的曼哈顿，巴黎的香榭丽舍，或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那么气派与豪华。除了滨海大道之外，特拉维夫最繁华的街区大概要数以特拉维夫的第一任村长和市长迪曾戈夫的名字命名的街区了。迪曾戈夫这个名字，在特拉维夫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正是这位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在20世纪初，带领在雅法居住的犹太居民，在雅法北面的“艾比卜丘陵”的白沙滩上落脚，并在那里辛勤垦植，建立起他们的家园，直至1937年逝世。

迪曾戈夫大街中部有一座三四层楼的商业中心，分踞街道两侧，中间有高架隧道相联。这个商业中心是特拉维夫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我们去时，正是华灯初上时分。由于那里街道很窄，主干线上不让停车，而附近的一条条小街，又很难找到车位，我们分乘的两辆车，不得不分别停在较远的两条小街上。商业中心每一层都有几十家商号，很像国内一些大城市的劝业场。商号里的货物也谈不上豪华，但家家商号都十分整洁，售货员彬彬有礼。只是，以色列物价昂贵是出名的，我们看到一件件货物的标价都比开罗贵得多，连以购买衣物鞋帽或化妆品为乐事的女同胞，都未燃起购物的欲望，我们这些在夫人面前，通常只充当“跟班提物者流”的，就更不必说了。在一家百货店的首饰柜前，售货小姐不厌其烦地介绍那一颗颗名贵的钻石。以色列鉴于劳动力素质高，却缺乏最基本的工业原料，其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制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开发上，钻石加工便是其中之一，钻石年出口额在30亿美元以上。镶嵌在珠宝饰物上的小块抛光宝石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80%。特拉维夫在生产和销售两个方面，都是国际钻石市场的主要中心之一。一粒绿豆大小的白色钻石开价近一千美元，虽然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介绍它的成色如何纯正，但这么一丁点儿钻石，

镶嵌在戒指上，似乎远不及开罗汗·哈利利买的便宜近百倍的亚历山大石好看与“气派”。这几位女同胞看得很仔细，一粒一粒比较，却没有一个人解囊。售货小姐依旧热心周到，丝毫也没有不耐烦的样子。这也反映了一个民族良好的文化素养。

这家商业中心各层的走廊，都因地制宜地设有小吃店或冷饮部，常常看见穿军服的男、女军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一边喝着可乐，一边讲悄悄话。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厮杀了几十年，生存与安全必然是以色列人关注的首要问题。根据《兵役法》规定，以色列所有身体适合的青年男女，年满18岁，都必须应征入伍。以色列士兵每周有一天休假，并允许将武器带回家去。据说以色列军队十分重视男女军人内在的文化素养与战斗素质的培养与教育，而对程式化的军容仪表的要求并不严格，所以常常可以看到被批准回家度假的男女军人背着个大背囊匆匆赶路，或在马路边等候搭“顺风车”。有的男军人十分随意地背一支半自动步枪，同女友一起逛街就像是背着一把吉他，这几乎成了特拉维夫常见的风景。

特拉维夫的住宅区，房屋都不高，几乎家家都有一个小院，院中绿树、繁花，十分雅致。而房顶都有太阳能取暖装置。以色列能源缺乏，在太阳能的利用上位居世界前列。

一个城市总该有自己的特色：纽约曼哈顿的摩天楼；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日内瓦的湖水；维也纳的剧院……我们旅居的开罗，有金字塔和古城堡。特拉维夫有什么呢？在这儿旅居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在想：什么是犹太移民在上帝赐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新土地”上建立的这个新兴城市的特色呢？它确实没有世界其他国家首都那样豪华、古老和辉煌，它就像你在特拉维夫街头遇到的成千成万的犹太人，看似普通、随意，不奢华、不出众，却十分注意务实与效应。这种深沉的内在的素质，大概就是特拉维夫独具的特色吧？

登 圣 殿 山

耶路撒冷悬挂在一片云彩上。

——泽达尔·米什考斯基

圣殿山在耶路撒冷老城区，即《圣经》所说的锡安山。公元前10世纪，扫罗王的部将大卫，打败了腓力斯丁人，统一了犹太部族12个支派，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犹太王国。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后，在耶路撒冷老城区东南部的锡安山顶修建了祭祀耶和华的圣殿，于是，这山又被称作圣殿山。所罗门修建的圣殿，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耶路撒冷后被焚毁。仅剩西面一堵石墙，至今被犹太人奉为圣物。现在雄踞圣殿山顶的，是公元七八世纪伊斯兰时代的建

